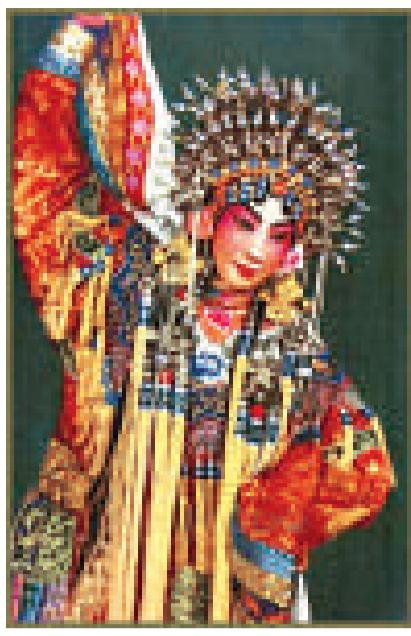


梅蘭芳——隨機應變



▲梅蘭芳演的《貴妃醉酒》是京劇中的經典

鄉園春秋

我從青年時代就為京劇大師梅蘭芳操琴伴奏。1952年，慰問團到朝鮮戰場為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演出。演出經常是在露天搭起的舞台上，條件不好，再遇上颱風，對演出更為不利。

一天，梅蘭芳演《貴妃醉酒》，由姜妙香、蕭長華二位演裴力士、高力士。那天就趕上有風。演到戲的後半部，楊貴妃在百花亭飲酒，已有些醉意，但唐玄宗還沒有來。楊貴妃心裡煩悶，便拿伺候她的兩個力士要笑。戲裡有楊貴妃把高力士的帽子戴在自己鳳冠上的情節，稱為「冠（官）上加冠（官）」。他剛把高的帽子戴在自己鳳冠上，因為有風，不想帽子竟掉在舞台上。

這時，如果演員心裡慌亂，自己蹲下身去撿，或者不撿了，都可能讓觀眾知道出了錯誤，還會引起哄笑。但梅蘭芳當時沒有慌亂，繼續做出醉態，向扮高力士的蕭長華一指，然後再向舞台上的帽子一指，示意他把帽子撿起來，再由自己戴上。蕭長華領會其意，把帽子撿起來，遞到梅蘭芳手裡，隨後說：「瞧您醉成這個樣兒，留點兒神吧！」梅蘭芳重新把帽子戴上，戲繼續演下去。台下觀眾誰都沒覺得這處是個失誤，都認為梅蘭芳在這兒加了戲，突出表現楊貴妃的醉態。

另一次，在政協禮堂演《鳳還巢》。演到程雪娥遵照父親的意思，在簾子裡偷偷看書生穆居易的相貌時，有「遵父命在簾內偷覲才郎」等幾句唱，唱中有一個「回龍」腔。那天梅蘭芳一時失神，竟然把這個「回龍」腔忘了。我不知道梅蘭芳忘了腔，用眼睛盯着他，手裡的胡琴照樣往下拉。就見梅蘭芳做了幾個看中穆居易，點頭、羞澀的動作，用動作把這個沒唱出來的腔遮蓋過去。

後台大夥兒全認為梅蘭芳是加強表現程雪娥相中即將成為自己夫君的人，從而產生強烈的羞澀，故意把下頭的腔省略。那天電台錄音的人也都認為梅蘭芳在這裡表演得細膩。

戲演完了，梅蘭芳告訴後台的錄音人：「今天這齣可先不要播，看才郎時那個『回龍』腔，我不知怎麼一點也想不起來了，才用動作遮掩過去。可不能讓學這齣戲的人這麼學了去，那可是謬種流傳。」大夥兒說：「您今兒個表演得可真好啊！」他說：「今兒個的這個表演，保留下來，那個腔以後還得照舊唱。」由此說明老藝術家不留漏洞給後人的藝術。

摘自《老年生活報》作者姜鳳山

臉譜(節選)

散文欣賞

人的臉究竟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否則也就無所謂譜。就粗淺的經驗說，人的臉大別為二種，一種是令人愉快的，一種是令人不愉快的。凡是常態的、健康的、活潑的臉，都是令人愉快的，這樣的臉並不多見。令人不愉快的臉，心裡有一點或多點不痛快的事，很自然的把臉拉長一尺，或是罩上一層陰霾，但是這張臉立刻形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立刻把這周圍的氣氛變得陰霾。假如在可能範圍之內，努力把臉上的筋肉鬆弛一下，嘴角上掛出一顆微笑，自己費力不多，而給予人的快感甚大，可以使得這人生更值得留戀一些。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遊戲：早起出

梁實秋

門，留心觀察眼前活動的臉，看看其中有多少類型，有幾張使你看了一眼之後還想再看？

不要以為一個人只有一張臉。女人不必說，常常「上帝給她一張臉，她自己另造一張」。不塗脂粉的男人的臉，也有一「捲簾」一格，外面擺着一副面孔，在適當的時候呱嗒一聲如簾子一般捲起，另露出一副面孔。「傑克博士與海德先生」(Dr. Jekyll and Mr. Hyde)那不是寓言。識入仕途的人往往養成這一套本領。對下屬道貌岸然，或是面部無表情，像一張白紙似的，使你無從觀色，莫測高深；或是面皮繃得像一張皮鼓，臉拉得龐然長，使你在他面前覺得矮好幾尺！但是他一旦見到上司，驕臉得立刻縮短，再往牆裡一縮，馬上變成柿餅臉，堆下笑容，直線條全變成曲線條；如果見到更高的上司，連笑容都凝結得堆不下來，未開言嘴唇要抖上好大一陣，臉上作出十足的誠惶誠恐之狀。簾子臉是做下媚上的主要工具，對於某一種人是少不得的。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遊戲：早起出

廣東鹹水歌

華夏風情

鹹水歌又稱鹹水嘆、嘆哥兒、嘆姑妹，是漁家人自娛自樂的一種歌唱形式。廣東中山坦洲鎮的漁民素有從事農業勞動或行船時對唱互駁、鬥歌競唱的習俗，特別是在談婚論嫁、喪葬等過程中，往往觸景生情，隨編隨唱。中山鹹水歌的主要類別包括長短句鹹水歌、高棠歌、大綱歌、姑妹歌和嘆家姐等。

早在明末清初鹹水歌就已流行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一帶。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人

們為調劑生活，增加村與村之間的友情，逐漸形成了一種對歌酬答的習俗。各地多半在農忙之前或收穫之後，搭起歌台，進行比試；中秋節時，還把船搖至江心，連成「中秋鹹水歌擂台」。

鹹水歌在中山坦洲歷史最為悠久，流傳廣泛，曲目豐富，至今仍然保留着傳統的唱法，如採用粵方言中山次方言歌唱，襯詞用「啊咧」、「啊」，襯句多用「妹好啊咧」、「弟好啊咧」，歌唱的即興性很強，隨字求腔等。其代表性曲目有《對花》、《海底珍珠容易搵》、《水鄉情》等。

坦洲鹹水歌歷史陳列館



廣東中山坦洲鹹水歌歷史陳列館

經濟來源，生活一時陷入困境，便四處轉悠。她無意中得知舅父署中秘書方君的夫人住在天津濱江道的《大公報》報社，就給她寫了一封信，述說自己的經歷和來津的種種情況，情真意切地尋求援助。

《大公報》主筆

也許是命運的眷顧，呂碧城這封信恰巧被《大公報》總經理兼總編輯英斂之看到了，惜才愛才的英斂之親自前往方夫人的家中探訪，相見之下對呂碧城的膽識甚為讚賞，並當即決定請她擔任《大公報》見習編輯，讓她搬到報館居住。呂碧城到天津「新學」沒有上成，卻自此成為我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女編輯，並開始走上獨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呂碧城到《大公報》僅僅數月，所發表的格律嚴謹、文采斐然的詩詞就頗受前輩們的讚許。

1904年至1908年，呂碧城成為《大公報》的主筆，她的文章頻頻面世。她的兩個姐姐呂惠如、呂美蓀和她一樣，均以詩文聞名於世，號稱「淮南三呂，天下知名」。《大公報》編輯出版了《呂氏姊妹詩詞集》，並發表評論，稱她們是「碩果辰星」式的人物。

做《大公報》主筆期間，呂碧城借助這一輿論陣地，積極為她的興女權、倡導婦女解放等主張發表了大量詩文。作為婦女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她認為，要想實現女性的真正獨立，必須「啟發民智」，極大提高女性的思想文化素質。因此，興辦新式女學成為她實踐自己理想的奮鬥目標。當時，呂碧城發表了多篇文章，宣揚興辦女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興辦女學提到關係國家興亡的高度，以此衝擊積澱千年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觀念。

為了幫助呂碧城興辦女學，《大公報》總經理兼總編輯英斂之介紹她與社會名流嚴復、嚴范蓀、傅增湘等相識，以求支持。《天演論》譯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嚴復當時執教於天津水師學堂，並任該校總教習、總辦(校長)，與英斂之過從甚密，曾為其手書《大公報》報名。他也早聞呂碧城大名，對她十分賞識，不僅收她為女弟子，悉心教授邏輯學原理，師生互致詩詞唱和，還向總督嚴世凱鼎力推薦呂碧城，說她是興辦女學的最佳人選。於是袁世凱欣然同意，讓她協助戊戌科進士、直隸提學使傅增湘籌辦女學。在天津道尹唐紹儀等官吏的撥款贊助下，女學籌辦進展順利。1904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公學正式成立並開學，呂碧城出任總教習(教務長)，傅增湘為監督(校長)。兩年後添設師範科，更名為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時年23歲的呂碧城升任監督(校長)。這樣年輕的女校長，在當時全國也是絕無僅有。

倡導婦女解放

呂碧城為推廣新式女子教育不遺餘力。她一幹就是七、八年，既負責行政又親自任課，把中國的傳統美德與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結合起來，將中國國學與西方的自然科學結合起來，使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成為中國現代女性文明的發源地之一。許多在此學習的女生後來都成為中國傑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藝術家，如鄧穎超、劉清揚、許廣平、郭隆真、周道如(曾是袁世凱敬重的家庭教師)等，她們都曾親聆過呂碧城授課。在沉寂的中國大地上，呂碧城為女性的整體覺醒播下了一粒粒希望的種子。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呂碧城影響下，呂氏姐妹皆從事女子教育，並成就斐然。大姐呂惠如擔任南京兩江女子師範學校校長，二姐呂美蓀擔任奉天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妹妹呂坤秀在廈門女子師範學校任教員，亦成為著名詩人和教育家。「旌德一門四才女」一說成為當時廣為傳讚的美談，為時人所稱羨。



▲呂碧城出身書香之家，既是才女又是美人

民國成立後，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的果實，任大總統，呂碧城進入新華宮擔任大總統公府機要秘書。後來袁世凱欲稱帝，籌安會的一批人積極充當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吹鼓手。呂碧城不屑袁世凱及其追隨者之所為，毅然辭職，攜母移居上海。她與外商合作貿易生意，僅兩三年間，就積聚起可觀財富，成為富甲一方的女商人。

1918年，呂碧城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文學與美術，並上海《時報》特約記者，將她看到的美國之種種情形發回中國。四年後學成歸國。1926年，呂碧城再度隻身出國，漫遊歐美，此次走的時間更長，達7年之久。她將自己的見聞寫成《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先後連載於北京《順天時報》和上海《半月》雜誌。

中年皈依佛門

呂碧城終身未婚，中年逐漸對宗教發生興趣。民國初年，呂碧城在北京見過天台宗高僧詔聞，若有所悟。不過呂碧城真正開始信佛，根據她自己的記敘，是在1929年前後。當時呂碧城旅居英國倫敦，友人孫夫人偶然在街頭「撫得印光法師之傳單，及聳雲台君之佛學小冊」，孫夫人對此不屑一顧：「當今這時代，誰還要信這東西！」但呂碧城立刻說：「我要！」遂取而藏之，遵印光法師之教，每晨持誦彌陀聖號十聲，即所謂十念法。此為學佛之始。」

呂碧城信佛後，守五戒，茹素，不再食肉，而且大力宣傳保護動物。1929年，她接受國際保護動物會的邀請，代表中國出席國際保護動物會在維也納召開的會議，大力提倡素食，「護生戒殺」。1930年，呂碧城正式皈依三寶，成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呂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先是住在香港山道自購的一所房子中，後搬入東蓮苑，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龍孤獨辭世，享年61歲。遺命不留屍骨，火化成灰後將骨灰和麵爲丸，投於南中國海。

摘自《歷史上那些牛人們》作者劉繼興

鳥盡弓藏

成語典故

「鳥盡弓藏」這則成語的意思是鳥給打光了，打鳥的彈弓就被收藏起來。比喩事成之後，功臣被廢棄或遭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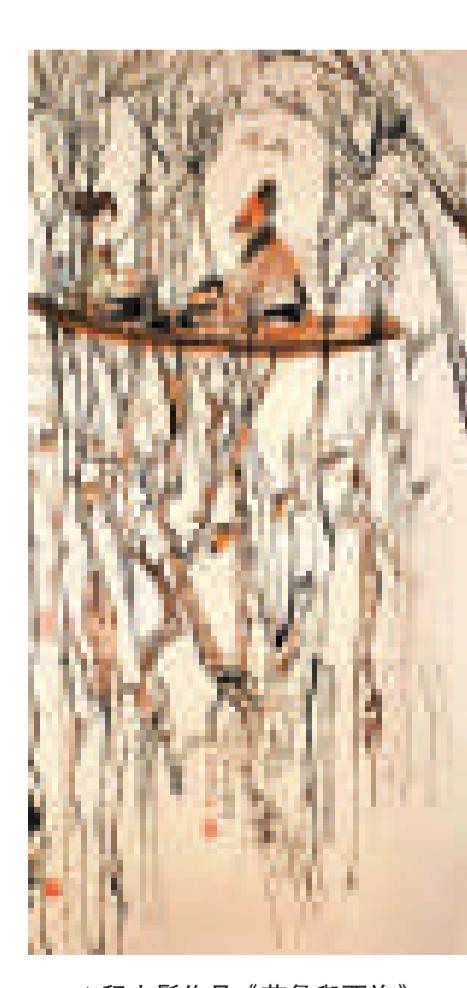
這個成語來源於《史記·越世家》：「蜚(同「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春秋末期，吳、越爭霸，越國被吳國打敗，屈服求和。越王勾踐卧薪嘗膽，任用大夫文種、范蠡整頓國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使國家轉弱為強，終於擊敗吳國，洗雪國恥。吳王夫差敗出逃，連續七次向越國求和，文種、范蠡堅持不允。夫差無奈，把一封信繫在箭上射入范蠡營中，信上寫道：「兔子捉光了，挺免的獵狗沒有用處了，就被殺了煮肉吃；敵國滅掉了，為戰勝敵人出謀獻策的謀臣沒有用處了，就被拋棄或剝除。兩位大夫為什麼不讓吳國保存下來，替自己留點餘地呢？」文種、范蠡還是拒絕議和，夫差只好拔劍自刎。

越王勾踐滅了吳國，在吳宮歡宴群臣時，發覺范蠡不知去向，第二天在太湖邊找到了范蠡的外衣，大家都以為范蠡投湖自殺了。

可是過了不久，有人給文種送來一封信，上面寫着：「飛鳥打盡了，彈弓就被收藏起來；野兔捉光了，獵狗就被殺了。」文種為之大驚，想起范蠡的忠誠，於是辭官歸鄉。

文種此時方知范蠡未死去，而是隱居起來了。他雖然不盡相信信中所說的話，但從此常告病不去上朝，日久引起勾踐疑惑。一天勾踐登門探望文種，臨別留下佩劍一把。文種見劍鞘上有「屬樓」二字，正是當年吳王夫差逼忠良伍子胥自殺的那把劍。他明白勾踐的用意，悔不該不聽范蠡的勸告，只得引劍自盡。



▲程十髮作品《范蠡與西施》

摘自《作文網》